

# 日本移民开拓团的组织形态 及对东北村屯组织结构的破坏

李淑娟

[摘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为了实现永久占领中国东北的野心,在军力一时难以到达的农村,开始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输出武装移民。193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移入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开拓团有三种类型:集团开拓团、集合开拓团和分散开拓团,他们以在东北定居的方式,通过日常生产和生活的融合、渗透达到民族侵略目的。日本移民开拓团,从经济上说是生产组织,从政治上说是独立的基层政权组织,从军事上说又是日本关东军的别动队。日本移民开拓团的入殖与建立,破坏了东北农村原有的村屯组织结构,打破了农村宁静的生活,并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关键词] 日本 移民开拓团 东北 村屯组织结构 农民生活

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中叶,日本在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还对东北实行了长达40年之久的移民入殖活动。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是其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为了实现永久占领中国东北的野心,在军力一时难以到达的农村,开始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输出武装移民。193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其实质是想通过大规模移民入殖活动,“同化满洲”,“将日本搬入满洲”,把中国东北变成日本领土的延伸。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大约有10.6万户31.8万人移入东北,其中大部分是农业移民,他们以特殊村落形态在东北农村建立了许多日本移民开拓团,对地方村屯组织和当地农民生活构成很大威胁和冲击。以往,史学界在关注这段历史时,研究的重点往往探讨它的背景、流程、动机、目的及土地掠夺等方面的问题,这种方法不失为认识和分析日本政府对东北移民侵略的一个有效途径,但对日本移民开拓团的入殖过程及本身的组织形态,其对东北村屯组织结构的破坏及农民生活的影响则很少有人系统研究,本文愿做引玉之砖,对移民侵略的危害进行探讨,更希望在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移民问题的研究做有益的探讨和补充。

## 一、日本移民开拓团的入殖准备

日本移民中国是肩负着政治、军事、经济侵略使命,其长远目标是通过大量移民改变东北人口的民族构成和土地占有关系。关东军参谋长矿谷在“日满移民恳谈会”席上这样讲:“满洲移民在原则上乃是实行大陆政策的主眼,不但解决人口问题与农村问题,且为我东亚共同体填下础石。”日本政府认为,只有通过日本移民在东北农村的移住,才能深入的实现对东北农民的统治。在他们看来,农业移民易于做到定居落户,如果住上一定数量就可以达到征服东北人民大多数——农民的目的。“若要构筑日满一体的基础,就必须迁移我国农民,藉以建设坚实的农村,使之成为国家基础的核心。”“特别是以日本内地人开拓农民

朱举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武装移民”》,《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赵力群:《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2期;衣保中、廉晓梅:《日本移民侵略与东北殖民地土地占有的关系》,《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高乐才:《日本“百万户移民时期的土地掠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高乐才:《日本“百万户移民”国策评析》,《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马玉良、孔艳波:《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日本研究》2005年第1期。

纯青:《暴日移民满洲》,重庆《大公报》1939年2月26日。

《关于编成满蒙青少年义勇军的建议书》,〔日〕石黑忠笃:《日本农业研究会》,岩波书店1969年版,第231页。

为核心,谋求各种开拓民与原有居民的协调,以期达到巩固日、满不可分的关系,实现民族协和,增强国防力,振兴产业和恢复、发展农村的目的。”日本政府正是抱着上述目的对东北展开了大规模移民入殖活动。

移入中国东北的日本开拓团有三种形态:集团开拓团、集合开拓团和分散开拓团。其中集团开拓团是主力,即百万户移民计划中规定的甲种移民,“为政府给予优厚补助并由其直接经办的移民”,“关于集团形态,为集团移住,协同经营”。集合开拓团即百万户移民计划中规定的乙种移民,“为政府补助少,主要由民间进行的移民”,在原地中国居民村落内分别形成部落。分散开拓团为民间自发组织的移民,在原地中国居民村落中,单个地散在混居。

日本移民的大规模入殖活动并非易事,不仅要经过充分考察、论证,还要做大量准备工作。日本百万户农业移民计划的第一期,是首选土质肥沃的绥滨县,并派调查班进行“大规模之实地调查,调查班计划十三名,以三个月为期。”

移民先遣队由班长负责农场、开垦、工业、农业、土地改良、运输等事宜。入殖所在地的“绥滨县,位于松花江下游,距哈尔滨六百公里之松黑两江三角地带,为一平坦之大沃野……当局对第一期移民计划,拟于该地移十大家族,五十万人口云。”

每次移民入殖情况大致如此,如第四次移民是首派先遣队,到达后,先“收买新建之满式房宅四处,再加修缮,四周掘成土壤,围成铁丝网,凿井泉为合同宿舍,但本队宿舍之豪宅,暂借用满人房宅居住,以俟解冻即着手兴工建筑,刻下建筑所需之材料等,业已全部准备妥协”。

百万户移民计划第五次拟选定的密山,也是派先遣队为移民入殖做先期准备,“先遣队之要务,在建筑家屋、农工开垦、买入用具、蔬菜耕作、燃料准备,初年度计划之树立等,“乃至移民,与原住民之融和辅导等”。以上为集团移民的入殖准备,属政府行为,伪满政府自然要竭尽全力满足日本政府的各种要求和必备条件。

关于日本农业自由移民入殖的必备条件,伪满中央政府也是高度重视。伪满曾以开发国内产业、复兴荒地为由,令地方政府照办下列各项服务:土地取得之斡旋;移民地之警备;移民之一般设施;营农之指导;营农资金及其他。对于移民地区的道路桥

梁、电话及其他电信网的新设改修等项,由县旗市公署担任办理,并提供用材及劳力供给之方便。关于农业经营必备的种子、役畜、水、营农资金、土地分配、开垦荒地、建筑屋舍、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及贩卖生产品、移民地治安、教育设施、电信、电话、电力等,皆由地方政府提供服务保障。

从上可见,伪满政府对日本自由农业移民的入殖安排也是无微不至的。即便如此,移民入殖之初,也存在“劳力及资本之不足,匪贼胁威等诸多困难与悲观之材料”。关于集团开拓团和集合开拓团的建设资金,除伪满政府给予一定资助外,考虑“入殖先进者之劳苦”,还施行长期低利借贷政策,得到资助的集团开拓团有第一次入殖的弥荣村和第二次入殖的千振村,集合开拓团有天理开拓组合等。对于满拓融资的偿还期限,贷款5年后,固定资金为25年,流动资金为10年,均以年利四分五厘的低利分期均等偿还。从1940年开始,偿还融资总额为弥荣村1,578,916元,千振村782,413元,天理村集合开拓团为64,604元。

为鼓励日本农业移民移入满洲,积极援助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从1937年11月1日起,伪满政府铁道总局对日本移民及其家属的入殖、财产运输费用,实施了长期优惠办法。甲种移民在移住之际,依拓务省发行的车票,乘坐会社管内火车及托送行李免费,超重部分,以优惠五成办理,家属限三年内有效。移住民三年内可返乡一次,享受车票减价待遇,行李运费在会社管内以五成处理。移住之际从日本托运自家农具及农用

日满开拓会议决:《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1937年7月),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经济掠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4卷),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59页。

《国策重要部门之开拓政策基本方针》,《滨江日报》1940年2月5日第3版。

《北满农业移民计划,地点指定松花江下游之绥滨县,调查班已组成昨出发现地调查,日本拓务省对移民费决定七十五万六百元》,《滨江时报》1936年5月31日第6版。

《日本农民移况——第四次移民本队,即将到达入殖地》,《滨江时报》1936年3月7日第6版。

《日拓务省第五次移民——开拓密山一带,政府已派员调查》,《滨江时报》1936年6月20日第6版。

《日本人农业自由移民——以开发国内产业复兴荒地,中央令省署转饬所属查照》,《滨江时报》1936年12月3日第6版。

《友邦对满移民现正向成功途上迈进——大藏男视察移民区后感谈》,《滨江时报》1936年9月12日第6版。

《滨江省公署开始偿还长期资金,为今后开拓团之一指针》,《滨江日报》1940年3月12日第3版。

家畜,在会社管线内享受免费待遇。移住后,自家用种籽、肥料、农具、农用家畜、副业机械、建筑材料等每家限三万瓦,按普通运费五成办理。乙种移民享受甲种移民的一半待遇。日伪政府预计,“百万户移民计划”实行的二十年间,运费减价办法的推行,将使铁道总局牺牲一亿余元的高昂代价。对此,日伪政府不惜将日本移民举家或者整个村子迁往中国东北定居。

为使移民工作进行顺利,作为移民先锋的日本农业移民开拓团团长、农事指导员及警备指导员,一般在日本国内先经一番训练,在满蒙开拓哈尔滨训练所再接受两个月训练。到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后,要参拜新京神社、钟灵塔和满洲国皇帝陛下,拜会关东军司令部,参观南满战迹等。并肩负特殊使命,“日本民族任满洲国之使命,须以优秀之资质作为构成满洲国之要素,介在官吏人民之间,任为其他民族之先驱……。”

日本移民的入殖活动作为伪满政府的“国策”之一,受到举国上下的“积极支援”,从伪满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御用民间组织都积极行动起来,为保证日本移民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充分的准备工作。

## 二、日本移民开拓团的组织形态

集团开拓团作为日本移民开拓团的主体,目的是“建设农村协同体,培养开拓民的据点”,规模以200至300户为标准,“以同乡为主体分成所需部落”。每一部落可由20至30户组成,10个部落形成一个移民村。每个部落都有日本名字,不受当地基层伪政权管辖。当时建立的部落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分散式的,叫“分散体制”,一种是集团式的,叫“密集体制”。集团式部落建设开始以住宅群为单位,周围都筑有围墙,前后有大门,墙高三米,宽两米,墙外侧挖有两米深的水壕,土堤上边设有铁丝网,成为坚固的堡垒。各家之间有一定距离,各部落间大约相距20至50米,周围有宽敞的空地。这种集体式的部落建筑,主要是为防止抗日队伍的袭击,是开拓团村落建设的“安全措施”。

尤其是日本移民移入初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使开拓团与原有居民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即便是田间劳动,开拓团员也处在高度紧张的警备状态,“村落成员半数左右经常担当警备、讨匪任务。即使从事田间劳动仍须背枪,完全是一副武装农夫的姿态。不仅作业人员如此,更要在能眺望整个作业场的丘陵上设置监视员,完全

处于警戒状态”。第一个日本移民村落——三江省弥荣村所在的“三江省内,虽尚有优势之匪贼蟠居,然为武装移民与军队协力,防备甚严,故此村虽遭四次匪袭,然并无损害”。开拓团置团长一人、指导员若干人,“团长之任务,平素统帅团员,经营部落,且关于各家庭之事,均在团长思虑之中,此外对于匪贼,能亲自立于阵头奋战之人,而且精神上亦须要中心人物为适当”。后来,“团长以相当年长之人或村长,或者村中之德识家,至于副团长,配以技术的经营家……”担任。

开拓团最初以团、后来以村为单位,组成各种名称的农业组合,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全面试行共同经营形态。开拓团内部,另有一套完整机构,管理移民事务,设有农业指导员、畜牧指导员、警备指导员,并有学校、医院、商店、粮油加工厂、事务所、会议室、仓库、邮政办事处、精米所、酿造所、榨油所、锻工所、铁蹄所、铁板加工所、招待所、本部职员住宅、兽医室等为开拓团员服务的机构,并有自己的武装,俨然是“国中之国”。

据资料记载,三江省永丰镇第一个移民村——弥荣村,村内之组合部落组织井然。屯垦团本部设在弥荣村公所。村内各部落施行共同农业,取计划经济,以共同组合方式行之。村内设消费部、贩卖部、利用部、包工部、事业酿造部等。消费部由外部即伪满洲国内各地及日本买进砂糖、盐、被服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贩卖给村民。贩卖部,主要贩卖村民自产农产品,如西瓜及其他野生农产品等,本地农民来购者甚多。利用部,负责精米制粉。包工部,主持村中土木工程。事业部,分为锻工、蹄铁、制槽、输送等各班。部落内已买进汽车,用于输送。酿造部,制造酱、酱油和酒。日本移民希望日本式之食物入殖,于是手制的酱油

《为促成满洲移民,铁道总局正式发表——移民运费减价规定内容》,《滨江时报》1937年10月27日第6版。

《日本第六次移民指导员六十名抵新京,余者五百五十一名陆续来满——关东军东条参谋长训话》,《滨江时报》1937年4月7日第1版。

[日]满洲移民史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日]弥荣村开拓协同组合:《弥荣开拓十年志》,弥荣村开拓协同组合1942年版,第187页。

《三江省永丰镇之第一次移民村视察记——村内之组合部落组织井然》,《滨江时报》1936年5月31日第6版。

《友邦对满移民现正向成功途上迈进——大藏男视察移民区后谈感想》,《滨江时报》1936年9月12日第6版。

摆在日人餐桌上。另外,日民有专人从事土木、蹄铁等其他特技工作。故村落“万事均甚完善”。此外还有由拓务省领薪俸之医师、产婆。总之,在日本移民开拓团,日本移民日常生产、生活所需机构,“均应有尽有”。

村民自产农产品出售所得,分给村民。然村部担心现金外流,对现金采取控制的办法。其中二分之一付给村民商品券,作为强制储金。十分之三的收入作为手续费,缴纳给部落组合,以补助金的方式作为组合基金。组合的从业人员,由组合支付薪俸。组合的各种经营,全部用来为村民谋福利。这是日本移民开拓团的特殊经济形态。“而其他各事,尽如在日本内地之农村生活同样”。部落名称以日本出身地名称,分为朽木、茨城、岩手,每月一次于村本部召开村会。神职人员亦定期召开此会,弥荣神社春秋两季举行例祭。小学在村中央,学生离学校较远者多在学校寄宿。“村中有水田与良田,除产精米、大麦、小麦、大豆、粟、苞米等谷物外,凡日本内地种植之菜蔬,亦无所不有……但娱乐机关,则一无所有”,村庄暂不许设咖啡屋。将来准备设电影院,安装电话。惟弥荣村地处北满高寒地带,取暖设施不尽理想,村民受到寒冷气候的袭击,“村民之宅舍房屋,为满洲式,室内亦满洲式,室内之设备等,其他防寒之设备,均不良好,今犹谓冬日,不堪其寒云。”村民取暖燃料,全为附近山中采伐木材,或谷物之外壳。

因此,当时有人评论说,弥荣村“规模极宏大,如县市一般,日用品、食料均能自造,学校、医院等无不具备,而衣类、用具亦由开拓团自办的合作社经营,不啻为日本帝国主义村庄移至满洲,其设备之完备有过之无不及也。开拓团立有神社,以东宫铁男为开拓之父而祭祀之。”移民团员要“遵守下列各项盟约,早晚须向东方礼拜天皇,吾等并非出家人,应向延长神国使命方面迈进,吾等相互扶助以期完成最后的生活,吾等生死与共,不得有损害同志之体面行为。”日本移民企图通过举家或举村迁移、定居的方式,通过日常生产和生活的融合、渗透达到民族侵略目的。

弥荣村为日本第一个移民村落,为伪满政府标榜之楷模。那么,其他开拓团的组织形态如何?我们在《滨江日报》找到了1938年第七次入殖的大分开拓团实况视察报告,该报告更详细地描述了日本移民开拓团的真实情况,其精美程度非弥荣村所

比。“在该部设有购部食堂、浴厂、机械制米场及学校等。观其一切设备,极为完整……本开拓团于康德五年二月十一日,实行第七次开拓团之入殖。移入之集团农民,为四百三十四名。全开拓地地区为六千垧。共建筑四个部落。在本部内,设施部分计为学校、工厂、神社、病院、耕地等……治安状况,亦极良好。副业方面,有谷物加工、渍物加工、酿造、畜产加工。家畜,有日本马四百三十头、满马六十头、绵羊一百头、猪七十头、蜜蜂七十群。农作出产以水稻为大宗,大豆、高粱、苞米、小米、小豆、小麦等物,均行耕种。农民生活状况,极为良好。至于学校则有男女学生五十八名。”该团四面皆山,河流贯流中央,在河岸周围土质肥沃、水质良好地区有庞大的水田开发计划、水利计划、排水防水计划,还有畑地计划、交通计划及道路计划。特殊农产物为烟草及亚麻等。

从大分开拓团的实际情况看,完全符合满铁经济调查会制定的《一般农耕地的选定及获得对策案》方针,该对策案规定移民用地“最好是选择具备有未耕地分布广阔地、能维持治安、交通便利、土地丰饶、水利方便、接近市场、气候风土适合及能够设立集团农区等条件的地区”,而大分开拓团团址的选定完全适合上述几个方面的条件。

关于生产和消费,日本移民开拓团下设配给站,由团长直接管理,方式是“三统一”:日民的生活物资,包括吃、穿、用等一切物品,统一由配给站定期发放。各户秋后收获的粮食,统一送缴到开拓团团部,由团部负责管理,听候调运。各日民户在生产旺季缺乏劳动力,由团部统一雇工,分配到各农户后由日民支配劳动,工钱由团部统一支付。这种共同经营的形式维持三、四年后,逐渐过渡到

《三江省永丰镇之第一次移民村视察记——村内之组合部落组织井然》,《滨江时报》1936年5月28日第6版。

《三江省永丰镇之第一次移民村视察记——村内之组合部落组织井然》,《滨江时报》1936年5月30日第6版。

《三江省永丰镇之第一次移民村视察记——村内之组合部落组织井然》,《滨江时报》1936年5月31日第6版。

孙邦:《经济掠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8页。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1932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再版,第643页。

《大分开拓团实况视察(续)》,《滨江日报》1940年3月25日第3版。

[日]满铁经济调查会第二部第一班:《一般农耕地的选定及获得对策案》(1932年10月),载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农业移民方策》,立案调查书类第2编第1卷第1号,第205—215页。

家族经营形式。无论是共同经营形态,还是个人经营形态,都明显感到劳动力缺乏,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都依靠雇佣中国农民,日本移民实质上成为东北农村新的特权阶层。

由此可见,日本移民开拓团是把东北当作自己的国土进行“开发经营”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东北竟成了日本的“模范农村”。

### 三、负有侵略使命的特殊村落

从1937年起,日本百万户移民计划开始实施,该计划的核心是在所谓“北满特殊地带”进行移民入殖,在沿苏边境地区建立兵站据点。北满是抗日联军最活跃的地区,又是对苏的前沿,日本政府把移民作为对苏战略的潜在兵源和对内维护其殖民统治的辅助力量。大量的日本移民被安置在“满”苏边境地区,即所谓“国防上特别重要”的“第一线地带”,“在军事设施周围安排日本移民居住,使这一带日本化,用可信赖的地带把国境包围起来”,不但可以保证边境防御的巩固,而且可以直接解决兵源补充和军需供应。正像日本官吏饭泽章治所说,“满洲移民不是单纯的移民,满洲为对苏国防的第一线,一朝有事,可与重要物资就地取给的主义配合,又可以作兵力的源泉。”因此,移民村既可变成战时兵站据点,又可在急需时改组为军需工厂,负有“培植开拓据点”的侵略使命。

关东军的开拓参谋在谈及满洲移民意义时说:“对于移民,期待在防备边境地带具有重大价值。作为其间接的价值,在战时,在国境地带有日本人的房子和人员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在平时,日本开拓村也是对防备边境的日系军警的重大慰藉。作为其直接价值,在保卫国境地带及其军事设施、确保交通道路、军用粮食的供给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日本移民还被安置在所谓的第二、三线地带,即铁路沿线特别是军事铁路沿线、抗日武装活跃地区,以协助日伪政权维持这些地区的治安。“各铁道沿线之沃野,多未开辟。日本拓务省,遂开辟北满之富源,决定来年(1937年)二、三月之间,向北满移民一千七百名……上述(一)千七百名之移民计划,连同家族,共四千七百余名,来满后,皆从事于北满农库开拓之重大使命也云”。

除了政治、军事上的考虑外,日本移民作为伪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核心产业,受到日伪当局的高度重视。“实施产业开发计划之积极的遂行,

俟优秀之日本农业移民之技术与劳动力始可能……”,“北满更为我国特产出产之重要地区,故产业开发事业,实有赖于北满之跃进。地大物博之北满,所遗憾者,乃农民数目之最少,且产业改进方面缺乏,故实施有借镜指导之必要。因此,政府曾确立日本国内移民二十年大计划并早经实施。同时本省(滨江省)因占在北满之中心点,当然对于产业开发上,特别迈进,其日本移民之入殖,尤属必要者。故连年实施日本农民移入甚多,因此滨江省当局对于招垦地之整备,并移民之计划……在本省内必有二百四十万陌之移民适用地。”正因为此,1938年,地处北满腹地的伪滨江省的施政方针将日本移民列为首要任务,“由于移民事业之成功,实为国防治安之强化,农业之指导,民族协和之实践,并日满不可分关系上有莫大之利益,故希加以十二分之努力”。该年滨江省即有14个集团、3300户移入,另有青少年移民5000人。1939年,伪滨江省集团开拓团的入殖规模又有扩大。据统计,该年伪滨江省7个县共入殖16个团,4800户。自1940年起,三年内计划入殖56个集团,自由开拓民1个团,青少年和甲种实物训练所15处。

在大规模移民阶段,日本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移民的法律,试图使移民入殖行径合法化、长久化。1939年12月,日伪双方政府发表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它被称为日本对满移民政策的“最高法典”和实现百万户移民计划的“决定版”。该要纲规定,日本开拓团要融合原住民,按照伪满洲国的地方行政制度,向一般行政机构过渡,建立包括原住民村庄在内的“混成村”,使开拓团“同

纯青:《暴日移民伪满》,重庆《大公报》1939年2月26日。

《在满洲开拓临时审议会准备会上三品参谋的发言》(1939年3月),[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明文堂1944年版,第217页。

《日对北满移民来年度千七百余名,开发我未开发之北满》,《滨江时报》1936年11月21日第6版。

《日本大量移民计划,期日满一体化确固——第一期由本年度起》,《滨江时报》1937年5月16日第6版。

《移民垦地计划,滨江省当局现积极整备中,以期产业遂行开发》,《滨江日报》1938年8月6日第3版。

《滨江省施政方针》,《滨江日报》1938年8月4日第3版。

《开拓肥沃荒地振兴农业国策,采纳实体意见圆滑移民计划》,《滨江日报》1938年8月18日第3版。

《滨江省下半年度第八次开拓农民入殖状况,计庆城等七县十六个所四千八百户》,《滨江日报》1939年9月14日第3版。

化”、“融合本地居民”。移民村的村政,以团长为村长进行之,村设村公所,各区长改为屯长,屯以下设排,主官都由日本人担任。

稍后,在伪满洲国《国策重要部门之开拓政策基本方针》中,更进一步强调了“民族融合”的侵略使命:“关于集团、集合、分散,在某种形态之下,亦为包容原住民之融合”。“关于集团开拓地行政机构,为依据街村制经济机构而结成协同组合,讲求一元的运营方法。”这是将中国农民从行政到经济完全纳入日本开拓团的支配之下,在东北农村实现民族融合使命,通过日本移民开拓团填补农村殖民统治的空白,使移民开拓团成为防止和镇压中国人民反抗,进行政治统治和军事侵略活动的稳固的军事、政治据点。

到1939年,已有33个集团开拓团变为伪满洲国新的基层行政村,日本变东北为其国土的一部分目标正在实现。这意味着日本移民开拓团已经渗入伪满洲国的地方行政体制之中,成为日本在伪满洲国末梢和基层的统治据点。到战争末期,日本更加注重移民的军事作用、对粮食等战略物资的掠夺和确保开拓民数量。

#### 四、日本移民开拓团对东北农民生活的冲击

日本移民在东北农村享有种种特权,由于多数移民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带着很深的民族偏见,到中国以高等民族自居。日本移民逐步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农业外劳动,如在事务所、医院、训练所、种畜场、组合等各种移民团附属机构工作,从事建筑、基建承包、训练所指导员、搬运业者、汽车司机、邮局职员、铁匠、木匠、泥瓦匠等职业,有的则从事完全与农业无关的职业,更有一些游手好闲者。而在村公所和各级衙门任职的移民,几乎把所有土地全部出租,成为中国领土上新兴的异族地主,他们不仅强行占用中国农民土地,还利用这些土地强占其劳动。而被剥夺土地的农民,置于外来民族的剥削与欺压之下,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不仅如此,1939年1月,日本关东军还规定:日本移民十年内免纳一切捐税,不课契税、地税、营业税、不动产登记税、街村税、房捐、酒税及车、船等所有杂捐。宁安县人民对此强烈不满,恳请政府施行平等待遇,“查我宁安县内,现在居住人民,大概分为日本、朝鲜、满洲等三族人民,近来本县税捐之征收,无论国税及地方捐,只在满洲人

民一方面,严紧督促之缴纳,而于日本、朝鲜二方面之人民,似有缓征及优待赦免缴纳一切捐税情事……则日朝方面人民生计,日渐充裕,而满方人民生计,逐渐凋敝,殊与协和平等,及共存共荣本旨相违……缓收捐税,以日韩满三族人民同享平等待遇,俾得同登共存共荣、平等乐土之域,则满方人民,均额手翘企望之也”。

日本移民还经常抢夺中国人民的财物、欺压百姓、奸污妇女,无所不为。1932年秋,日本武装移民开拓团在依兰湖南营建立了屯垦军司令部,在蔡家沟建立团部。日本屯垦军以殴打、辱骂等手段对当地老百姓进行敲诈勒索,威逼农民给他们修建房屋,还抢占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农具。第一次武装移民屯垦队出版的《屯垦队十一月月报》承认:“守卫城门的卫兵在对通行者进行身体搜查时,乘机掠夺财物;在街上,以语言不通为由,低价买烟,等于强抢;偷鸡抢鸭,在兵营中煮食”。个别移民甚至认为“到了满洲无论干出什么事都没有关系”,“以致伤害、侮辱中国居民的事件层出不穷,矛盾不断激化”。对此,日本陆军部也深表忧虑,“对开拓民的教育化为蔑视原住满民族的观念,以致于殴打暴行,甚至杀害……因此,本来对开拓民的感情有所激化的满民众更加不安,转化为反日感情的事例屡见不鲜”。

对此,关东军东条参谋长在第六次日本移民指导员的训话中强调指出,“各人无论遭遇如何困难,须以百折不屈之牢固精神,努力贯彻移民之大理想,同时尤宜极力排击如妇女所思想之享受日本人之特权保护,……要之,移民政策之遂行,为对满洲政策之重要目标,只在诸子今后双肩,诸子

《国策重要部门之开拓政策基本方针》,《滨江日报》1940年2月5日第3版。

《国策重要部门之开拓政策基本方针》,《滨江日报》1940年2月6日第3版。

《开拓肥沃荒地振兴农业国策,采纳实体意见圆滑移民计划》,《滨江日报》1938年8月18日第3版;《滨江省下半年度第八次开拓农民入植状况,计庆城等七县十六个所四千八百户》,《滨江日报》1939年9月14日第3版。

肇源县地方志编审委员会:《肇源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民族同等待遇之呼吁,宁安县恳请政府施行》,《滨江时报》1935年6月12日第6版。

[日]满洲开拓史刊行会:《满洲开拓史》,满洲开拓史刊行会1980年版,第107页。

[日]冈部牧夫:《满洲国》,三省堂1978年版,第189页。

自任国策前卫,将日满关系得有正确把握,遇何危险困难,亦以牢固不拔之决意,贯彻初志而努力从事,则王道乐土之建设,可期而待之,庶几自强不息,重大责任乃尽……”。

由此可见,日本为实现所谓“八紘一宇”的理想使命,一再警告日本移民不要因生活小事而影响民族融合。尽管如此,中日民族间的摩擦、冲突,屡有发生。1939年,伪铁岭县古田副县长,“无视当地居民请愿,不听警察当局警告,一意孤行……除强制低价收买熟地外,而且无代价征用建筑材料、劳力、马车等,使当地住民遭受相当损害。”古田到任后,将朝鲜人吴敬烈在新台子村时价约6万元的845亩水田、36亩旱田,以10,950元的低价强行收买,并对吴敬烈监禁、施暴,直至达到目的。问题还不止于此,1939年9月21日,古田副县长为了修建移民房舍,向全县发出征集建筑用材的第621号令,强令各村准备移民建筑用材。此外,古田计划从移民村到连京线新台子站修筑直线道路,并修筑移民村农业仓库,便于1939年10月命令新台子村出民工1632人。日本官吏的横征暴敛,激起人民的极大愤怒和抗议,就连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不正当行为,确属事实。”铁岭县所发生的事情,只是同类事件中的一例。

日本移民入侵后给中国人民生产和生活上造成的危害,更是比比皆是。镇东县龙山开拓团承认,只在1941年10月10日至12月下旬,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对周围群众施加暴行8起,其中包括殴打群众、枪杀牲畜、窃取干草等。另外,残害人民致残致死的暴行,也时有发生。1939年7月11日,五常县太平村朝阳川开拓团本部铃木九,就制造一起肆意开枪打死同村新立屯农民李洪玉的暴行。是时,中国农民都忙于铲地,无时间应日本开拓团之雇请,为其耕地和修造房屋,而这居然成了日本开拓团草菅人命的动因。1941年5月,虎林县清和开拓团和邻近的和气村农民因土地和伐木之事,发生武装冲突,日本开拓团员当场向中国农民开枪,打死3人,重伤5人,轻伤多人。盘山县任家村民王某,只因摘日本人园内一根黄瓜,被赶入河中淹死。农民稍有不满情绪,便以“反满抗日”为由遭到逮捕和监禁。原哈达河地区屯长李奎一,因对日本人侵占他的住房不满,被日本宪兵队半夜抓走,一去杳无音信。这些人平

时务农,一旦需要就武装起来,成为现役军人,实际上是不穿军装的日本宪兵。总之,日本移民开拓团对中国居民的危害是多方面的。

日本移民开拓团作为日本对东北农村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既是战时的兵站据点和侵略堡垒,又是深入到农村的一种政治实体和武装力量,起到镇压和监视农民抗日活动的反动作用。据日本外务省调查统计,日本投降时,日本移民开拓村总数1,131个。另据1945年5月大东亚省统计,开拓村总数为881个。据此估计,日本政府在东北农村共建立千个左右移民开拓团。日本移民开拓团,从经济上说是生产组织,从政治上说是独立的基层政权组织,从军事上说又是日本关东军的别动队。日本移民开拓团的入殖和建立,破坏了东北农村原有的村屯组织结构,打破了农村宁静的生活,并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其长远目的是企图通过大量移民开拓团的设置,改变东北人口的民族构成和土地占有关系,使东北民族日本化,生活方式日本化,土地占有日本化,行政体制日本化,最后东北版图日本化,日本的一切盘算可谓用心良苦。日本移民的侵略性质,注定了其失败的必然命运。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殖民统治对东北农民生活影响实证研究(1931-1945)》(07BSS00S)和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滨江时报与近代黑龙江社会变迁》(1154-NCET-006)成果之一。

[李淑娟: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

邮编:150025]

[责任编辑:戚如高]

《日本第六次移民指导员六十名抵新京,余者五百五十一名陆续来满——关东军东条参谋长训话》,《滨江时报》1937年4月17日第1版。

关东宪兵队司令官致关东军司令官:《关于铁岭县收买开拓地的报告》(1940年3月4日,日关宪高174号),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25—726页。

《滨江省警务厅长秋吉威郎致治安部警务司长植田员太郎函》(1939年8月21日),滨警特秘发第8666号。

孙邦:《经济掠夺》,第764页。

孙邦:《经济掠夺》,第803页。